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5年7月至1966年9月闭门写作《百年孤独》的房间



马尔克斯(左)同《百年孤独》的出版者弗朗西斯科·波鲁阿(左二)1967年6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上



1966年，马尔克斯与妻子梅赛德斯·巴尔恰在一起。



左为《百年孤独》第一版的封面，出版于1967年5月30日。右为中文版《百年孤独》，2011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注：本组图片除中文版《百年孤独》外均选自北京世纪文景2008年出版的《马尔克斯传》)

## 阅读大家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翻译者杨玲认为，随着富恩特斯、马尔克斯等大师的离去，拉美文学爆炸的巨匠已所剩无几。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是同时的，拉美的新生代作家正在崭露头角。

# 面见卡门

□ 猿渡静子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能终生记得。2010年2月14日这一天，是我工作9年中最为狂热的一天——因为，努力了多年的《百年孤独》，终于决定被授权中文版！！

许多年前，我对出版的新鲜感渐渐淡去，开始感觉到瓶颈和迷茫。偶然一日，问老板：我还应该有怎样的出版理想？他说，次新的挑战可以尝试签下村上春树的版权；而最大的挑战可以取得马尔克斯的版权为终极目标。因为，从1980年代起的20多年间，马尔克斯在中国曾经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外作家，各种版本累加，在中国大陆的销售应有上千万册，但对马尔克斯来说，这其中的任何一本都没有经过他的授权，他更是未曾拿到过一分一厘的版税。

1990年，马尔克斯本人和他的终生铁杆经纪人——卡门女士，两人曾私密探访中国，归去后便发下誓言：将长久不考虑对中国的授权。卡门女士这一坚定的决定直到20年后才被打破。

2005年春夏，我写了第一封信到卡门公司，表达了我对马尔克斯的崇敬和喜爱，很直白地坦承了自己的出版理想，但如石沉大海；2006年春，再追加封信过去，依然空谷幽兰，不见点滴余味与回声；2007年，再写信，附上详尽严谨的营销策划案，……如此这般，果然金石为开。卡门公司的葛罗小姐回信了！

2008年整整一年，双方信件往返，彼此增进了很多了解、信任，甚至情谊。2009年葛罗两次来京，与我老板最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于是，就有了2010年2月14日那令人狂喜的结局。

2010年我再次代表新经典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当时突然心生一念：希望老板见面面向卡门女士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于是写信过去，卡门女士很爽快，亲自回信：欢迎你们来！

2010年法兰克福书展，适逢中国十一的长假期。5日，我到了秋日已浓的法兰克福。与卡门约的6日见面。

我将见到的卡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老者呢？她该有怎样的魅力与能力，让世界文学大师能如此信赖于她？

当车进入市区，街道明显窄小很多，但很安静，阳光有丝丝的透明感。车随街行，转弯，爬坡，掠眼而过的小楼的每一个细处，都似乎闻得到一种中世纪的气息……

车在一个更为古朴的建筑前停下了。楼约有三四层高的样子，入口的门楣虽然细节尽臻精巧，里面非常安静，静到仿佛无人无声。推门进去，有进入百年前另一世纪的味道，楼梯的台阶光滑到似乎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蚀。

上到二楼，轻敲白漆木门，里面终有人声细语了。内廊高阔，挂着很多手绘画作，有的似乎只是信笔小作，但已有历经时日的感觉，因不是工业品，扑面而有一种亲近感。

在二楼大会客厅坐了有10分钟的光景，未见卡门，又被带出来至一个极小的铁制电梯前。我从未见这么小、这么古老的电梯，很欧洲的风格，自己感觉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

电梯上至4楼，被带到一个摆设古董洋风的长桌前，这是一处私密的会客厅，有主人生活的氣息，因为墙前四周都是可见私人喜好的用物。屋内阳光极好，整整一面墙都是扇扇相连的落地白窗，白色的纱帘更有素雅、淡雅和微风。

坐下，心内并不紧张，反有期待、平静与景仰。突然，一位面带笑容的白发长者坐在轮椅上被推了出来。她身着一袭白色长袍，面色白润但透着健康，给人的感觉亲切而不失贵族般的高雅。

没有任何拘谨，谈了好多好多。我甚至直言问她，新经典是何时入了您的眼？她笑说：是看到策划案，那样严谨与真诚，让她对中国有了重新思考，让她觉得或者不应该对中国长久地带有偏见……她说：今天见到你们，你们带给我一种很喜悦的感觉，也觉得很开心。她玩笑道：你们现在在提任何要求，我想我都无法轻易拒绝呢……

眼前的老者，美丽、高雅、温和、精明，她对每一个国家的审慎的授权，都是对马尔克斯的信任的至高尊重，让人肃然起敬。

她绝无老态，非常精神，也之所以，见到坐在轮椅上的她，我会有些心痛。她说，她的腿这几年都不好，但她在尝试用中国的针灸治疗，效果还不错。她虽然对中国、对东方，还不是了解那么多，但她已经开始喜欢。

稍后我们还聊了一些关于《百年孤独》的出版细节，她说，她非常期待马尔克斯将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成为一位受尊重、受欢迎的世界级作家。

谈话不知不觉就过去近两个小时，我怕老人家太过劳累，拿出精心挑选的驼绒围巾，帮她围在脖颈上。她显然很喜欢，轻抚着说：真暖和。突然，她拿起手旁的电话，用西班牙语说了很久，似乎在做什么细致的某种安排与叮嘱。

我说我准备告辞了。她的助理说：老人已经安排好她的私人司机，将全程陪同我们好好游览一下巴塞罗那。我觉得受宠若惊，但老人这时才发出一种老人般的警觉，我只好感恩接受。老人安排得非常周到，甚至在整个下午的旅途中，常常能听到老人数次在车载电话中关注我们玩儿是否顺利、开心……

卡门，就是这位80多岁的老者，如以上这般细微但又令人感觉博大魅力，延续了与马尔克斯长达半个世纪的信赖传奇，也让我这样一个微尘女子能够见到她而终生欣慰甚至自豪。

(此文作者猿渡静子博士为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地时间4月17日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马尔克斯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4月21日，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马尔克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翻译者杨玲女士。

杨玲是西班牙语青年翻译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以下是她对记者问题的回答。

## 保持语言的节奏是重中之重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以下简称《霍》)花了多长时间?

杨玲(以下简称杨):花了一年的时间。马尔克斯的《霍》第一次以名正言顺的授权版身份与中国读者见面，作为译者，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但同时，忐忑也随之而来，因为翻译是一项永远带着缺憾的活动，永远都留有修改和完善的空间。

记:《霍》老版本比较粗糙，你翻译的新版本文学性与思想性并存，流畅而文雅。翻译时有哪些方面的追求?

杨:以直译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让读者读到作者的初衷。但直译绝对不等于完全不顾译文优美的硬译。每个译者都是在“信达雅”之间不断寻找一种平衡，译作便自然有每个译者的风格。

直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再现作品的原意和源语文化。对于像马尔克斯这种作品意象丰富的作家来说，这样的方法会更为适合。《霍》的细节层面很丰富，若过多运用成语或俗语等汉语语料，会令原著中鲜活的意象被削弱甚至消解。我希望能够通过直译带给读者一种陌生感，让他们感受到西班牙语小说，特别是马尔克斯的小说在文化、叙事和修辞等方面的独特之处。

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难题?

杨:如何保持语言的节奏是重中之重，是马尔克斯作品翻译的难点。马尔克斯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当读者由于作品缺乏节奏感或别的原因觉得难以继续阅读下去并不断眨眼时，这就是读者开始分心，也是我希望失去读者注意力的危险之处。我希望我的作品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都能紧紧地抓住读者。”

对于译者而言，如果一部作品单纯由于译者的原因造成读者注意力的分散，那将是译者的失败。因此，能保持马尔克斯那种简洁紧凑、干净利落而又内涵丰富、蕴藏着幽默和智慧的文风尤为重要。

西班牙语文学常常讲究语言的音乐性，也就是韵律，原文的韵律在翻译中几乎是不可能保持的，能尽量保持的是节奏。只有保持节奏，才能达到马尔克斯的初衷，紧紧地抓住读者。这也是我当初的目标。

## 苦巴旦杏还是苦杏仁?

记:《霍》的开头，1987年漓江出版社

的版本是这样译的：无法回避，苦巴旦杏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爱情受挫的命运。而你翻译《霍》的开头是，“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万事开头难，为何有如此细微的区别?

杨:实际上，作者开头，使用的名词既可以指苦巴旦杏，也可以指苦杏仁，到底应该选择果实名还是种子名呢？就要通过第一章的整体意思来理解和把握。

作者之所以提到苦杏仁的味道，是因为苦杏仁有毒性，食用后可以产生一种氰化物，故事中的人物服用的毒药正是氰化物，所以产生了这个味道，而且后文中主人公瓜尔比诺医生交代了原委：很多为情而死的人服用的都是氰化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苦杏仁的味道让他想起了苦涩爱情的原因。只有了解清楚其中的逻辑，才能正确选词。

还有，小说的故事背景跟轮船有很大渊源，翻译时我还要查阅轮船的有关知识，正确翻译出轮船各部分的名称，如牛眼窗、桨轮等。再如人物的各种服饰，如帽子、礼服、领带等，翻译时都需要反复考证，毕竟很多东西都是19世纪的物品，有些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如果在诸如此类的地方出现错误，往往会贻笑大方。

记:马尔克斯小说里面常常隐藏着一些典故。这个可能也给翻译带来难度吧?

杨:宗教和文化典故需要细细考察。例如，在一次艳遇中，阿里萨的情人奥森西娅·桑坦德尔想与他亲热，却被阿里萨拒绝了，理由是觉得好像有人在看他们。听了他的话后，女人笑了，说道：“这个借口连约纳的老婆都不会信。”这个约纳的老婆是谁？此处是何含义？如果译者不能清楚了解并给

出注解，恐怕普通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原来，此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中的《约纳》一章，讲的是上帝为试探约纳的信念，曾安排一条大鱼吞掉了他，致使他在鱼腹中待了三天三夜。马尔克斯曾在一篇文章中幽默地说，虚构文学是约纳发明的，因为他迟了三天回家，竟然能让他的老婆相信他的迟归是因为一条鲨鱼把他吞掉了。

再如，阿里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人被称作“拿撒勒的寡妇”。对宗教比较了解的人知道，拿撒勒是传说中耶稣度过青年时期的地方，故常用“拿撒勒的耶稣”的说法。如果没有正确译出“拿撒勒”一词，又或者没有做出注释，就很可能使大部分读者错过作者的巨大讽刺意味。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只有全面了解文化背景并做出必要注释，翻译才算完整。

记:马尔克斯的笔触是细腻的，你作为女翻译家，这种女性身份与马尔克斯的风格是否有天然的契合?

杨:女翻译家绝对不敢当，我还只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年轻译者。作家写作时常常都是忘掉自己的性别的，何况翻译。译者性别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的大。

如果说《霍》有一点和我的女性身份有所契合，应该说就是书中的爱情主题，女性通常会对情感方面比较敏感一些，马尔克斯对生活理解得非常深刻，他所描写的情感非常细腻，所以女性可能会更容易体会。

记:《霍》是马尔克斯晚年创作的，他非凡的创造力，让读者看不出作家已是人生暮年。你翻译时这种感觉是否更强烈?

杨:《霍》是马尔克斯58岁时写的，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晚年。但获奖后仍然能够

## 一代文学巨匠 马尔克斯陨落

1965年，已移居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百年孤独》的创作。18个月后，该书一经出版便震惊整个拉美乃至西语文坛，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因此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级的文学大家。

他此后撰写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里的将军》等作品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文学大师地位。他本人也因其极具魔幻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于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 下次我会失败得漂亮些

□ 范晔

夫子自道：“我的书太西班牙了”，因而“是无法翻译的”。至于无法翻译的理由，据《被译》中的解释：“太过西班牙的意思是，采集西班牙的魂魄；那调子微妙，无法估量。而这些，在变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消失了。”但就在这样不可译的论述中，似乎也蕴含着可译之道，抑或至少一线希望之光：“采集那微妙的调子。”

总希望在开始翻译一篇作品之先找到它的调子。

就《百年孤独》而言，这几乎是生死攸关的节点。据说这本书早就在作者心中酝酿，但直到多年之后某个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遇，读到开篇句如聆天启，又忆起童年时外祖母讲故事的方式，终于找到叙述的调子，才有了《百年孤独》的问世。那是讲故事人的调子，不动声色，无声怎样惊心动魄的情节在他那里也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同时又煞有介事，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位“二十年代”诗人豪尔赫·纪廉说“他像神一样书写”——能将司空见惯者重新赋魅，将离奇神异者视作平常，而读者早在不知不觉间中了他的幻术。作为译者，我深知在另一种迥

然相异的语言中重现这样的调子，对自己实在是过于高远的目标，但也只有以“取法其上”自助。

限于狭隘的阅读视野，我一时没能找到完全契合《百年孤独》的调子，现成可用的汉语语体。我只有战战兢兢，勉力“采集那微妙的调子”。书桌旁，电脑屏幕上，常有穆时英、施蛰存、何其芳、王道乾、南山、白先勇、朱天文、董启章、骆以军诸位前辈，也有顾湘、倪洪刚、柳具足、匙河这我同辈人中的才俊……每当文思枯竭，笔下的字符渐渐面目可憎，我时常乞灵于那些精彩的中文，不仅为学些恰当的词汇，更多的是希求得以滋养，受到激荡，然后再次上路，试着重新尝试文字的脉动。

曾经冒失地自称“某种程度上，我把《百年孤独》当作诗歌来译”，现在想来确实太容易引人误解，也不乏听者将前面的限制语自动忽略。这里的“诗歌”，当然不是指泛滥的抒情或甜俗的绮丽，我想说的是节奏和韵律，而这些常常要通过重复和变化来体现。前面妄谈“调子”或许听来太过玄虚，不过这里涉及的却是再具体不过、几乎有些笨拙的办法：他重复我也重复，他变化

我也变化。在一句或几句构成的相对完整的语义单元里，亦步亦趋，摹心仿，寻求诗意气场的无形置换。例如在描写法国女郎们的神奇手段一节，原文中用六个不同的动词配上相应的宾词构成平行齐整的句式，我也照样凑出六个互不重复的平行词组试图再现：“无能者受振奋，腩腆者获激励，贪婪者得满足，节制者生欲望，纵欲者遭惩戒，孤僻者变性情。”

最初接下这个任务，的确是禁不住“与大师过招”的诱惑。不想一上手就被大师的气场慑住，有朋友看过译稿头一章，说“有些过于谨慎的样子”，反失了原作的神气，又以博尔赫斯那篇重写《堂吉珂德》的故事相勉，说其实那是“一个关于翻译的隐喻”，劝我在忠实之外，须看重“作品在我们自己文字中的塑性、增长与扩充”。我备受鼓励之下勉力作了些调整，自觉后半部似更顺畅。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位英译者那里学到塞缪尔·贝克特的一句话，用来收结这篇自供状倒是再合适不过：“下次我会失败得更漂亮些。”

(作者为《百年孤独》中文版译者)